

傅雷译罗曼·罗兰名作集

约翰·克利斯朵夫 (1)

I



傅敏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傅雷译罗曼·罗兰名作集

约翰·克利斯朵夫 (1)

I



傅敏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名、地名与现在通用的译名不尽一致；有些地方用词和标点符号也多有与现代汉语不相符之处。在此次出版时，编者傅敏先生除对部分作品进行修改外，大部分仍因原译，特此说明。

傅雷译罗曼·罗兰名作集

傅敏 编

温新豪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8.125 字数 1200 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215-04186-7/I·552 定价(共五卷):100元

代总序

傅译罗曼·罗兰之我见

傅译罗曼·罗兰，从西方文化中拿来一种可贵的异质：力的颂扬。贝多芬与现今世界之贝多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他们雄强的个性，对大多萎弱的个性，自是一种救济。正是出色的傅译，使罗曼·罗兰得以广泛传布我国。《约翰·克利斯朵夫》哺育几代学人，实有功于此位法国作家，有功于我国广大读者。

傅雷先生是把罗曼·罗兰当精神导师来引介的。先生早年之志，似在人生修养。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和罗素《幸福之路》等，都是纵论人生大事，探索幸福之道的。而《贝多芬传》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旨在提供一种理想的范本。贝多芬与命运搏斗的气概，克利斯朵夫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热忱，在当年“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无疑是亟需发扬蹈厉的。傅雷在阴霾蔽空的抗日时期，译出贝多芬传与克利斯朵夫，当不是无所用心于世的，表现了译者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像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盗给了人类一样，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出了一份力，做了一份贡献。事实上，这两本书，给处境险恶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光明，指引他们冲出黑暗的包围，开始勇敢的进发。不少读者，即便后来已拥有新译，还把早年读过的骆驼版克利斯朵夫当作珍藏，以为纪念。真正的名著，不会过时发黄，依然取之不竭。解放以后，改革开放以来，又为这两本书，在青年学生中，在音乐文艺界，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读者。笔者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像《苦儿努力记》，像《鲁滨逊漂流记》，像《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修养读

物，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胜师良友。尤其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品恢宏的蕴涵，当能予人强烈的感应。恰同学年少，凡用心读过，像受了一次西方优秀文化的洗礼。

罗曼·罗兰及其《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的知名度，远远大于其在本国的影响，不能不归功于其超拔的译者。罗曼·罗兰在法国本国算不上大作家；法国学者称，罗曼·罗兰只在国外才被视为法国的大作家！其间可看出“傅译效应”。局外人以为翻译无非亦步亦趋，有一句译一句，殊不知译者的主体意识有着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试想译得不忍卒读，还能谈什么影响？傅雷可说是以虔诚的心情来译这本书的，“一边译一边感情冲动得很”^{*}，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先生自称不能诗，但译完第一册，欣然命笔，写下一篇诗一样的《译者献辞》；为第二册，又写有《译者弁言》，对一时不易把握作品实际的读者，“做一个即使不高明、至少还算忠实的向导。”既是向导，必有导向。导向就在于把这部伟大的史诗，定位在——“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的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难，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傅雷先生是集中用四五年功夫，专心一志，译出全书，于四一年初版问世，十年里先后印行七版。莫罗阿盛赞《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部学习人生的“修业小说”，写主人公从出生到死去完整的一生，处理人生中所碰到的种种重大题目，不愧大家手笔，可师可从。作品的主旨，似乎围绕着生存更新，激扬生命力，以艰苦的奋斗去开拓人生道路，做一个德才兼备、独立不羁的强者。这是一部对人的一生，尤其是青年时代，会有重大影响的书。解放后，为适应新时代读者，译者于五二五三年，又投入一年，重译一遍，是为平明

• 本文引语，均引自《傅雷家书》和《与傅聪谈音乐》等文字，不一一注明。

版；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平明版纸型重印一版。在海峡两岸壁垒森严的时期，港台盗印版不绝。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版、安徽版、漓江版竞相印行。这煌煌四巨册^{*}，八十年代曾进入十大畅销书之列。累计印数当在六十万部以上，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傅雷译贝多芬传译克利斯朵夫，“个人的理由”是想“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我年青的一代”；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也在帮助人的能力上。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可以认为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无疑也是法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作品。傅雷先生自己说过：“他受这本书影响很大”（转引傅聪语）。诚然，“翻了他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免不了受影响”，小至行文方面，一九四五年办《新语》半月刊，觉得自己“写的文章每句脱不了罗曼·罗兰的气息和口吻”！“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以为变化自己气质、陶冶自己性情的养料。而且，此书对译者一家也影响至大。傅家子弟从小熟读克利斯朵夫，傅聪“小时候常以克利斯朵夫自命”，儿媳还没过门，已在阅读这部巨著，“我相信对你一定大有启发”！哪个孩子缠于烦恼，做父亲的便建议“多听听贝多芬的第五，多念念克利斯朵夫里几段艰苦的事迹（第一册末了，第四册第九卷末了），可以增加你的勇气。”翻到第一册来了，高脱弗烈特俨然一副托尔斯泰面目，指着在绚烂而寒冷的天边显现的朝阳说：“对这初升的日头，得抱着虔敬的心……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了。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如果你是好人，一切都会顺当的。干么要为做不到的事悲伤呢？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竭尽所能……英雄就是竭力做好他所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道理虽

* 平明版，从封面到版面，由傅雷先生亲自督挂监印，版本最精，成四厚册，蔚为壮观。现今有的横排本，为节省纸张，书变薄了，好像书的份量也不如以前了。

浅，激励我们凡事竭尽全力，发掘潜能，增长才干。

傅雷罗曼·罗兰——这六个字，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焉知其中还隐伏祸机。此译予译者以早期的荣名，中年的困顿，晚年的罹难。正当译者的事业和活动进入高峰时期，反右派斗争不期而至。运动中，有些青年学生“犯了错误”，挖思想根源时，发觉受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响。面对大量这样的事例，该书的译者当然难辞其咎了。再加上些别的言论，傅雷先生由此开始忧患余生。“节场”上转了一圈，铩羽而归，还是回进书房。他视患难如无物，自称“只要一上桌子，什么苦闷都会暂时忘掉”，仍以坚强的秉性，每天译书不辍。“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苦难，以乐观的心情应付残酷的现实，不就是以光明消灭黑暗的具体实践吗？”

辞别了一度的烦嚣，又获得一份宁静的反思，气度从贝多芬式的精神，转向东方式的恬淡与明哲。早年在贝多芬乐曲里捕捉到象征十九世纪“人类活动的基调——力！……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这时从贝多芬晚年的四重奏中，看到了“隐忍与舍弃”，看到了奋斗后的失败，抗争后的无奈。“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音乐趣味，也由贝多芬转向莫扎特：“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每页都是与命运肉搏的历史，他的英勇与顽强对每个人都是直接的鼓励；莫扎特却是不声不响地忍受鞭挞，只凭着坚定的信仰，像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温馨甘美的乐曲安慰自己，安慰别人。”六〇年给傅聪信里议论到：“大概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艺术理想越来越对你发生作用了。从贝多芬式的精神转到这条路在我是相当慢的。”他认为，“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渡；觉悟是悟入世的虚幻，超渡是超脱痛苦与烦恼。”——纯是一派悟道之言。

欧战纷乱，罗曼·罗兰可以隐居瑞士，超乎混战之上；动乱初起，罗曼·罗兰译者虽然自反右以后，一直蛰居斗室之中，造反派还是从门外杀了进来。傅雷本无党无派无所归属，文革一开始，成了上海第一批冲击对象，造反派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先生没在上海音乐学院任过教，傅聪也未在上海音乐学院念过书，想必还是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给他惹的祸。傅雷在向未来儿媳介绍《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漏出一句含混的话：“就说我自己，也还没有度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后阶段。”罗曼·罗兰在《卷十初版序》中称：“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真是一言而成谶语？从《遗书》得知，对寄存物中搜出的所谓“反党罪证”，傅雷夫妇不愿连累他人，“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明知这点事也不至判重刑，但横逆其来，一代巨匠，宁以刚折，遗世高蹈。古人云：“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生命的崇高感，酿成了“经历过大大时代动荡的人的悲剧”……这人生的最后一步，跨入了历史的界域，无愧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的人格尊严：人品与译品臻于高度契合。可以说，傅雷借克利斯朵夫，构建了自己的生命形象。先生的学问品德，足以见重于世。拨乱反正以来，该书一印再印，十倍于译者生前的印数，继续嘉惠后学。

傅译罗曼·罗兰，是欲借天下之大言，以自励兼励人，以自铸兼铸人，以自树兼树人。傅译的辉光，至今不灭于神州大地，留下了对后进英才的关垂与殷盼。让我们依译者遗训，“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濛濛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

“江声浩荡……钟声复起……”

“天地重光……英雄出世！”

愿广大读者，今日的读者，未来的读者，共此浩荡，在人生道路上从荆棘走向坦荡！

附 记：

《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分别是四二年三四年的傅译。五七年笔者译过一篇关于罗曼·罗兰的稿子，文中引到《贝多芬传》字句，拟依循傅译文，去函征求同意；先生复告：解放前的旧译，文白驳杂，毛病很多，希勿引用。又，趁这次全书重排之际，把罢哈、莫扎尔德、韦勃、修倍尔脱、裴辽士、孟特尔仲、晓邦、舒芒、华葛耐、史脱洛斯、皮才、特皮西等人名，分别统一为今日的巴哈、莫扎特、韦伯、舒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肖邦、舒曼、瓦格纳、施特劳斯、比才、德彪西等，以利阅读。

名著复译，改头换面，鼠窃狗偷，不算本领。能译得比“江声浩荡”(Le grondement du fleuve)更加浩荡，后来而确乎居其上，读者自会佩服，潇洒地扔弃傅雷的译品与人品！

罗新璋

一九九四年元月

第一至四册目次

傅译罗曼·罗兰之我见 罗新璋

约翰·克利斯朵夫

译者献辞	3
译者弁言	5
献辞	11
原序	13

卷一·黎明

第一部 濛濛晓雾初开,皓皓旭日方升	21
第二部 天已大明,曙色仓皇飞遁	45
第三部 日色朦胧微晦	83

卷二·清晨

第一部 约翰·米希尔之死	119
第二部 奥多	151
第三部 弥娜	175

卷三·少年

第一部 于莱之家	221
第二部 萨皮纳	261
第三部 阿达	305

卷四·反抗

卷四初版序	361
第一部 松动的沙土	363
第二部 陷落	437
第三部 解脱	507

卷五·节场

卷五初版序	593
第一部	597
第二部	675

卷六·安多纳德

卷七·户内

卷七初版序	853
第一部	857
第二部	913

卷八·女朋友们

卷九·燃烧的荆棘

第一部	1143
第二部	1209

卷十·复旦

卷十初版序	1299
第一部	1301
第二部	1337
第三部	1393
第四部	1423

约翰·克利斯朵夫

Romain Rolland
JEAN—CHRISTOPHE

Librairie Ollendorff, Paris, 1926.

译者献辞*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说，——应当说：不止是一部小说，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译者

* 《译者献辞》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

译者弁言*

在全书十卷中间，本册所包括的两卷恐怕是最混沌最不容易了解的一部了。因为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它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儿童期所要征服的是物质世界，青年期所要征服的是精神世界。还有最悲壮的是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冲突：从前费了多少心血获得的宝物，此刻要费更多的心血去反抗，以求解脱。

“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反抗幼年时代一切偶像的时期。他恨自己，他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于不公平，敢于把跟着别人而佩服，而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于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蠢话，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是这种心理状态驱使克利斯朵夫肆无忌惮的抨击前辈的宗

* 本文写于一九四〇年，原载一九四一年商务初版，现转录于此，文字一仍其旧，未加改动，唯《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引文，已据现行的重译本校正。

师，抨击早已成为偶像的杰作，扶发德国民族的矫伪和感伤性，在他的小城里树立敌人，和大公爵冲突，为了精神的自由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依傍，终而至于亡命国外。（关于这些，尤其是克利斯朵夫对于某些大作的攻击，原作者在卷四的初版序里就有简短的说明。）

至于强烈犷野的力在胸中冲撞奔突的骚乱，尚未成形的艺术天才挣扎图求生长的苦闷，又是青年期的另外一支精神巨流。

“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降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的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刺刺的风吹过；神经像树叶般发抖……”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像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像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焦急的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这不是克利斯朵夫一个人的境界，而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心灵在成长时期所共有的感觉。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瞧，这不是贝多芬式的艺术论么？这不是柏格森派的人生观